

这个繁衍栖息在河边的苗族村庄,原来是个与世隔绝的部落。说她是一个部落,指的是村庄里老老少少生活着好几辈人,足有一千几百口。

这个村庄背靠着悬崖,面对着水面坦坦荡荡的鸭池河。而左右两侧,则全是密密的迹罕至的树林,那高低错乱的树林里,长满了粗细细细、你挤我拱的林木。粗大的两三人围抱不过来,瘦高的牵到半天云空中,更多的是荆棘树丛,人走进去下不了脚,时而有蛇虫出没。故而没人敢走进这幽深的密林中,只因听老辈子的祖宗说过,凡是带上火铳枪、砍刀,大着胆子走进去的汉子,没有一个人回来过。祖宗的遗言代代相传,成了清规戒律般的祖训,至今仍被苗家的子子孙孙遵循着。

# 悬崖下的村庄

叶辛

非不得已一定要和外界联系了,村庄里的汉子就得攀扶着悬崖,四肢着地寻找着悬崖上的缝隙和脚窝,费尽力气爬上悬崖来。一年四季中,很少有人敢这么做。外来的客人,包括当地的干部和民族民俗的专家学者,来到了悬崖上,也只能远远地俯视着这个村庄,慨叹一番,询问几句,发几句议论,遂而遗憾无奈地离去。千百年来,人们也只是根据周围其他老者的传言,说世世代代栖息生活在村庄里的是苗族中的一个支系——歪梳苗。这是根据村寨上苗家妇女把头发歪梳成别致、高耸、好看

的发髻而得的名。据说起源于母系社会,流传至今。在近百个苗族的谱系中,歪梳苗确实也是颇有特色的一支。在珍贵的抄本《百苗图》中,能看到男男女女都歪梳着发髻,而图本的空白处,还特地注明,歪梳头发之前,必须用香水把头发洗得又黑又亮。他们所使用的香水,自然是采自大自然的馈赠,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香水。



听了年记的苗族寨老说,他们的祖宗率领族人一路爬山涉水地流浪、迁徙寻觅栖息地的过程中,来到了悬崖上。吆赶着狗儿下到悬崖底的河岸

细雨是属于江南的,细雨蒙蒙,需要以江南的小桥流水、青砖灰瓦来承载,那才是真正的烟雨,瓦上生雨烟。

## 雨落江南

李丹崖

中雨或暴雨则应该属于江北,滂沱的,铺排的,倾盆的,翻江倒海的,最宜用中原的腹地来装纳,直接对直接,当面锣对面鼓地辉映。

在江南,到处可以看到很多人家的屋顶都是小青瓦。建造一座房子,到了屋顶覆瓦的环节,一般是先把屋脊做好,然后从屋脊开始,由上而下覆瓦。覆瓦一般采取底部的小青瓦凹槽朝上,每一块小青瓦上从中间等分,覆以两块凹槽朝下小青瓦,这种环环相扣的方式做出来,让雨水顺着瓦楞下的小水沟溜溜地流淌到房檐的滴水处,倾泻而下。江南的雨,尤其是春夏之交的雨,多下得不大,淋在建筑的屋顶上,或成为断了线的珠子,或汇成一条条水渠,淋漓在江南的屋檐上,浪漫而雅致。

江南之瓦,多是鱼鳞瓦,如鱼鳞一样排列下来,屋檐上的瓦当和滴水,恰似分了叉的鱼尾。远远一望,犹如一条条鱼停栖在屋檐上,鱼会歇脚吗?恐怕也只有江南的屋檐上才会,古人把鱼和水都认为是财源的象征,如此建造和陈列,冥冥中自有注定。

江南的雨太细密了,有一种说法,江南的水田里有多少米,天上就会落多少雨滴。江南的烟雨像梳子一样细细打理着季节的天地,若要论滴来数,恐是数不胜数。我倒是觉得另一种说法也成立,那就是江南有多少片鱼鳞瓦,天上就会落多少雨滴。绵延开来的江南古镇,一座紧挨着一座,一场又一场的雨,如玉琳琅,落在青石板上,落在稻田里,落在屋檐上,落在乌篷船上,落在小桥流水中,落在每一顶油纸伞上,也落在星星点点的蛙鸣声里。

有一年在江南一座不知名的古镇闲居,窗外是密密匝匝的雨,我吃的是当季的草木,也加入了些许的薏米和红豆来蒸,倒是软红可爱。配的是一小碟酱黄瓜,嘎吱嘎吱,吃得甜蜜有趣。窗外的芭蕉被雨水洗得油亮,院子里的枇杷黄了,舅舅之间偶尔有一股湿湿的蔬果香氛。向店家要了一小杯米酒,加一小碟灯影牛肉,就那样吃着。不知道那雨落了多久,我不胜酒力,竟然醉了,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店家也躺在竹椅上打着呼噜,我起身挪动椅子的声音打扰了店家的清梦,他笑着说,你是吃酒吃醉了,我是看窗外的雨看醉了……

没有一滴雨会无缘由地落。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个午间,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看到袅袅烟雨中一只小犬吠声如雨,桃花开得正妖,树林里一只鹿经过竹林,远处的那条飞瀑如在青石上对话,李白有些着急,友人哪里去了呢?墨亦如雨,他挥毫写下了如许诗句:“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细细品咂,诗句中亦有湿湿的雨意在。江南的雨似乎是依着江南的性子

下的。你乘着一顶乌篷船进入一座古镇,偏巧这时候正牛毛一样地飘着小雨,乌篷船一点儿也没浪费,如果赶得巧,摇橹的江南姑娘还会拿出她亲手做的绿豆糕给你品尝,那入口甜与沙,让人想张口去接着扑面而来的雨来同享。你若是不够巧从二十四桥上驻望,那场雨总会夹杂着风一起吹在你的衣角上,飒飒作响,风中的香味提醒你,岸边的那几株芍药开了。若是你就行走在江南的街巷之中,雨下得不大,不必撑伞,淋着也挺好的;若是雨下得大了,随便找一处茶馆避雨,都能品尝到当季头采的绿茶来,可能是碧螺春、龙井,也可能是毛峰、毛尖。总之,雨从不平白无故地落下,总有它的用途,总有它的成全。

细雨下的江南,溪水澄澈,河水丰腴,江水也有了澎湃的意思了。这个季节,总有最好的那种小虾,在江南的随意一处馆子里坐下,点上一份,老板定会用韭菜为你清炒。头刀韭配当季虾,真是鲜到骨头缝里。

在江南,不敢说每一个季节的雨都是诗行,淋在江南的屋瓦上,细雨在远山近水之间,诗意是丛生的。细雨就应该落在江南才不浪费,就像胭脂就应该施在小姑娘的眉宇之间或腮上。

## 减字木兰花·小暑

松庐

温风已至。无地避炎鹰始鸷。永日迟迟。花影闲人对紫薇。午窗倦憩。贪爱山家新酒美。月弄清凉。暗度风荷自在香。

微信朋友圈就像成都太古里,有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有一面之交的新朋友,还有从未谋面的名义朋友;有每天逛街的,有双休日逛街的,还有一年逛不了一次街的。人们在“太古里”(朋友圈)徜徉,观察别人的同时也在被别人观察。朋友圈里活跃度高的入被别人观察的机会也多。他们在收割流量的同时,必须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苛刻拷问。

然而很多时候,高频甚至高调,不是引发圈内大面积关注的主要诱因,呈现方式的优劣、程序的正义与否以及公序良俗的维持或毁坏,才最使人敏感和兴奋。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触发对比情绪。没有对比,就没有幸福或伤害,太古里“牵手门”事件发酵,充分反映了朋友圈的特征。

任何在朋友圈发帖的人,哪怕只是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流露,都是试图显示存在感和影响力。有想法有观点却不肯在朋友圈里显山露水的人,注定与朋友圈生态隔了一

去;等到知晓主人心思的狗儿回来时,祖先看到狗的嘴唇上留有咀嚼过野果子的汁痕,尾巴上还沾有草木的果实,便认定,河岸大片的相对平顺的土地,能够栽种庄稼,不但能产苞谷、荞麦,引来河水,还能在田地里栽种水稻。

浪迹天涯四处寻找栖息之地的歪梳苗中的一支,就这样在悬崖下的村庄里生活开了,他们一边建造草棚、木屋、木楼,一边开荒种地,过

起了远离尘世,却又自成一体的日子。事实证明歪梳苗的祖先是有点眼光的,鸭池河岸上的土地肥沃,足能在苗家兄弟的辛勤耕耘之下提供粮食,让他们一代一代在悬崖下的村庄里繁衍生息,忍受着大自然的凄风苦雨,也得到一份辛勤劳作后的收获。

秋去冬来,岁月风霜,远离尘世、远离社会和时代,过的毕竟是苦难和贫穷的日子。遇上灾年,碰到疾病和灾祸,苗族老乡们只能望着天哀叹一声:“恼火!”(土话:难得过下去的意思)。

脱贫攻坚的时代步伐终于迈进了这一片自古以来称作“化屋基”的土地。连通高速公路的山间公路,终于从悬崖上绕了一个大圈,一直修到了河旁边的村庄上。

所有来到这里的客人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苗族兄弟真是有眼光,这



凯风自南

陈彧君 (亚麻布上综合材料)

层,由此也少了许多乐趣。有个老朋友告诉我,有人劝他:“你朋友圈里朋友几千个,应该把那些互动不多、老在潜水的清理出去,使朋友圈更像个朋友的圈。”他断然拒绝:“这样的话,我在朋友圈里发的东西给谁看呢?”

我很佩服老朋友的明智,并且一直把这句话当作朋友圈生态建设的重要一环来看待。

我碰到一位名作家,便问:“你在报刊上发表的新作很多,为何从不见发圈?”他说:“不想给别人看。”又问:“既然如此,你在纸媒上发表文章又是为啥?”他豁然开朗:“那倒是哦。”于是开始乐意分享自己的作品。正是秉持了这一理念,我至今没有清理过一个“朋友”。即使面对诸多“形散神不散”的推销信息,我还是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容忍。在我看来,那些东西虽然烦人,但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倒并非毫无关联;况

“终是逃不过”,看到抗原试剂的两道杠,我心中的石头反而落了地。手头有药,外卖正常,我倒是不慌。“阳”过方知新冠病毒的厉害,虽然两天就退了烧,但接下去的两三周都觉得体力不济,人比较虚。

“屋漏偏遇连夜雨”,在我最虚弱的两周偏偏找上门来的事最多,口笔译、学术会议、某国驻沪总领事馆招待会……统统都错过。“阳”让我把上班以外的事都按下了暂停键。此时我才深切体会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健康的身体、充沛的体力才能言其他。

在休养的日子里,我梳理了一下近期的工作计划,只留最重要的工作;整理了衣柜书柜,只留最精简的书和衣物。梳理整理完,我觉得自己就像重装系统的电脑,运行速度一下快了。反思过往,其实平日里不需要想那么多事、做那么多事、拥有那么多外物。只聚焦最重要的事,才能把这件事完成得最好;衣架上衣服少了,瞄一眼就能挑出来出门衣服;书架上的书少了,挑书时不用踌躇,反而会拿起从前看过的好书再读一遍,常读常新。

康复后,几位老友约了小聚,大家都说现在大幅减少了社交活动,能推则推,只见“真爱”。因为阳康后更觉体力精力的可贵,须省着点用,可做可不做的事选择不做,可见看不见的人选择不见,可说

了一座横跨宽阔河面的天桥,凝目细望,还能看到桥面上疾驶而过的汽车。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是一座名列世界第五的桥梁,是贵州省桥梁博物馆专向客人们介绍的十座名桥之一。

我来到这里时,怀着一分好奇,问过:这悬崖下的村庄,为什么取名叫“化屋基”?老乡笑了,说“化屋基”是彝语,彝族人把“悬崖下的村庄”,就叫作“化屋基”。哦,原来是彝语的发音!

我又问:不是说住的都是苗族,歪梳苗吗?为什么地名不使用苗语的发音,反而使用彝语?

老乡又笑了,说:对,村里都是歪梳苗,一个彝民也没有。但是,这里放眼望出去能看见的土地,所有的山山水水、山水之间的林木,在歪梳苗的祖先寻觅到这里时,都属于当时的彝族土司管辖。等到大土司如梦初醒般发现悬崖下突然出现了一个村庄时,同样叹服歪梳苗的勤劳勇敢和智慧,承认了

可不说的话选择不说,只跟最合得来的人说最贴心的话。志同道合的朋友聚会,时间不长、人也不多,但回甘无穷。

这段休整期于我而言有点像个迷你“间隔年(gap year)”,此概念源起国外一些大学允许高中毕业生在入学前“晃”一年,后来发展成泛指两个学段之间、或两份工作之间给自己的闲晃时间。很多年轻人用这段时间或旅行、或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做点自己最感兴趣以后却不一定有整块时间去做的奢侈。我没有年轻人能晃一年的奢侈,只能周末晃晃。我先晃了一个周末去了苏州的计家墩,在那里的民宿聚集区“理想村”晃了两天。住在村里,早上醒来推开窗就能看到小

河上悠闲游泳的鸭子,下午去菜园里采野花,晚上吃点新鲜爽口的农家菜……在慢生活中我感觉自己的思绪格式化,一切跟前相同却又不同了。之后的周末我在家附近的书店晃晃,选上一两本,在阅读区里翻翻书,晃掉大半天。当我再次提笔时,才会体会到“闲晃”带来的“闲笔”,后者是写作中最可贵却稍纵即逝的。

“作品需要闲笔,人生也是。”朋友曾这么对我说过。“人生的闲笔”,这个提法很启智,人生若有闲笔,须不时清空心绪,不奔波忙碌于过多的欲望。管理好情绪、时间和精力的根源是管理好欲望,别贪心,要一样就好。

这座横跨宽阔河面的天桥,凝目细望,还能看到桥面上疾驶而过的汽车。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是一座名列世界第五的桥梁,是贵州省桥梁博物馆专向客人们介绍的十座名桥之一。

我来到这里时,怀着一分好奇,问过:这悬崖下的村庄,为什么取名叫“化屋基”?老乡笑了,说“化屋基”是彝语,彝族人把“悬崖下的村庄”,就叫作“化屋基”。哦,原来是彝语的发音!

我又问:不是说住的都是苗族,歪梳苗吗?为什么地名不使用苗语的发音,反而使用彝语?

老乡又笑了,说:对,村里都是歪梳苗,一个彝民也没有。但是,这里放眼望出去能看见的土地,所有的山山水水、山水之间的林木,在歪梳苗的祖先寻觅到这里时,都属于当时的彝族土司管辖。等到大土司如梦初醒般发现悬崖下突然出现了一个村庄时,同样叹服歪梳苗的勤劳勇敢和智慧,承认了

道理的地方,企图用三言两语或几则心灵鸡汤说服对方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尚未学会码出最简明了的书面语言去打动别人从而放弃主张的本领;更重要的是,隔屏如隔山,朋友圈不支持喋喋不休的纠缠和饶舌。快速翻篇,业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人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朋友圈让人们感到须臾不能离开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病”的关键,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只有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或反向指标,才能让让自己觉得刷圈有意义、有价值。结论大概是这样的:朋友圈,是圈朋友而不是拆朋友的地方。虚拟空间里的朋友,虽然不能与可以勾肩搭背的朋友相提并论,但人海茫茫,能在你的朋友圈里占个地儿,不就是种缘分吗?

朋友圈让人们感到须臾不能离开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病”的关键,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只有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或反向指标,才能让让自己觉得刷圈有意义、有价值。结论大概是这样的:朋友圈,是圈朋友而不是拆朋友的地方。虚拟空间里的朋友,虽然不能与可以勾肩搭背的朋友相提并论,但人海茫茫,能在你的朋友圈里占个地儿,不就是种缘分吗?

朋友圈让人们感到须臾不能离开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病”的关键,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只有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或反向指标,才能让让自己觉得刷圈有意义、有价值。结论大概是这样的:朋友圈,是圈朋友而不是拆朋友的地方。虚拟空间里的朋友,虽然不能与可以勾肩搭背的朋友相提并论,但人海茫茫,能在你的朋友圈里占个地儿,不就是种缘分吗?

朋友圈让人们感到须臾不能离开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病”的关键,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只有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或反向指标,才能让让自己觉得刷圈有意义、有价值。结论大概是这样的:朋友圈,是圈朋友而不是拆朋友的地方。虚拟空间里的朋友,虽然不能与可以勾肩搭背的朋友相提并论,但人海茫茫,能在你的朋友圈里占个地儿,不就是种缘分吗?

朋友圈让人们感到须臾不能离开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病”的关键,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只有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或反向指标,才能让让自己觉得刷圈有意义、有价值。结论大概是这样的:朋友圈,是圈朋友而不是拆朋友的地方。虚拟空间里的朋友,虽然不能与可以勾肩搭背的朋友相提并论,但人海茫茫,能在你的朋友圈里占个地儿,不就是种缘分吗?

朋友圈让人们感到须臾不能离开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病”的关键,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只有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或反向指标,才能让让自己觉得刷圈有意义、有价值。结论大概是这样的:朋友圈,是圈朋友而不是拆朋友的地方。虚拟空间里的朋友,虽然不能与可以勾肩搭背的朋友相提并论,但人海茫茫,能在你的朋友圈里占个地儿,不就是种缘分吗?



这个事实,认可了这些远方迁徙而来的苗家人。

久而久之,人们为了说起来简捷、顺口,称“化屋基村”为化屋村。自从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化屋村看望苗族乡亲,化屋村便着实地“火”了起来。我是在贵阳的一次文化活动中认识“化屋”当家人的。她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当代化屋村民,说她读过我的书,她还热情地邀请我到村庄里做客。

这一次,我没有通知她,悄悄地来到这里,坐船游历了鸭池河,饱览了远近山水的大好风光,还在悬崖上的帐篷里住了一晚上,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别致而又有历史底蕴、文化情韵的打卡地,其真正的风情、风味和少数民族特有的风格。像所有来过的客人对我讲的一样,离开的时候,我也带回了一份难得的惊喜。

明天起请看一组《不一样的暑假》。责编:郭影、史佳林。